史記三家註/卷0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五

史記卷六
秦始皇本紀第六
作者：司馬遷　西漢

卷七

秦始皇本紀第六

秦始皇帝者，秦莊襄王子也。〈索隱莊襄王者，孝文王之中子，昭襄王之孫也，名子楚。按：《戰國策》本名子異，後爲華陽夫人嗣，夫人楚人，因改名子楚也。〉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，〈正義質音致。國彊欲待弱之來相事，故遣子及貴臣爲質，如上音。國弱懼其侵伐，令子及貴臣往爲質，音直實反。又二國敵亦爲交質，音致。《左傳》云周鄭交質，王子狐爲質於鄭，鄭公子忽爲質於周是也。〉見呂不韋姬，悅而取之，〈索隱按：不韋傳云不韋，陽翟大賈也。其姬邯鄲豪家女，善歌舞，有娠而獻於子楚。〉生始皇。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。及生，名爲政，姓趙氏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正』。」宋忠云：「以正月旦生，故名正。」　索隱《系本》作「政」，又生於趙，故曰趙政。一曰秦與趙同祖，以趙城爲榮，故姓趙氏。　正義正音政，「周正建子」之「正」也。始皇以正月旦生於趙，因爲政，後以始皇諱，故音征。〉年十三歲，莊襄王死，政代立爲秦王。當是之時，秦地已并巴、蜀、漢中，越宛有郢，置南郡矣；北收上郡以東，有河東、太原、上黨郡；東至滎陽，滅二周，置三川郡。呂不韋爲相，封十萬戶，號曰文信侯。招致賓客游士，欲以并天下。李斯爲舍人。〈集解文穎曰：「主廄內小吏官名。或曰待從賓客謂之舍人也。」〉蒙驁、王齮、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齕』。」　索隱蒙驁，齊人，蒙武之父，蒙恬之祖。王齮即王齕，昭王四十九年代大夫陵伐趙者。　正

義齮，魚綺反。劉伯莊云音綺。後同。〉麃公等爲將軍。〈集解應劭曰：「麃，秦邑。」　索隱麃公蓋麃邑公，史失其姓名。　正義麃，彼苗反，蓋秦之縣邑。大夫稱公，若楚制。〉王年少，初即位，委國事大臣。

始皇元年

晉陽反，元年，將軍蒙驁擊定之。

始皇二年

二年，麃公將卒攻卷，〈正義將，子匠反。卒，子必反。卷，丘員反。〉斬首三萬。

始皇三年

三年，蒙驁攻韓，取十三城。王齮死。十月，將軍蒙驁攻魏氏暘、有詭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暘音場。」　索隱音暢，魏之邑名。〉歲大饑。

始皇四年

四年，拔暘、有詭。三月，軍罷。秦質子歸自趙，趙太子出歸國。十月庚寅，蝗蟲從東方來，蔽天。天下疫。百姓內粟千石，拜爵一級。

始皇五年

五年，將軍驁攻魏，定酸棗、〈集解《地理志》陳留有酸棗縣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十五里古酸棗縣南。」〉燕、虛、長平、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千』。」駰案：《地理志》汝南有長平縣也。　索隱二邑名。春秋桓十二年「會于虛」，又《戰國策》曰「拔燕酸棗、虛、桃人」，桃人亦魏邑，虛地今闕，蓋與諸縣相近。按：今東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故桃城，則亦非遠。　正義燕，烏田反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南燕城，古燕國也，滑州胙城縣是也。姚虛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。孝經援神契云帝舜生於姚墟，即東郡也。長平故城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六里。」〉雍丘、山陽城，〈集解《地理志》陳留有雍丘縣，河內有山陽縣。　正義雍，於用反，汴州縣。〉皆拔之，取二十城。初置東郡。冬雷。

始皇六年

六年，韓、魏、趙、衞、楚共擊秦，取壽陵。〈正義徐廣云：「在常山。」按：本趙邑也。〉秦出兵，五國兵罷。拔衞，迫東郡，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，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。

始皇七年

七年，彗星先出東方，見北方，五月見西方。〈正義彗音似歲反。見，並音行練反。孝經內記云：「彗在北斗，兵大起。彗在三台，臣害君。彗在太微，君害臣。彗在天獄，諸侯作亂。所指其處大惡。彗在日旁，子欲殺父。」〉將軍驁死。以攻龍、孤、慶都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慶，一作『麃』。」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定州恆陽縣西南四十里有白龍水，又有挾龍山。又定州唐縣東北五十四里有孤山。蓋都山也。《帝王紀》云望堯母慶都所居。張晏云堯山在北，堯母慶都山在南，相去五十里，北登堯山，南望慶都山也。《注水經》云『望都故城東有山，不連陵，名之曰孤』。孤都聲相近，疑即都山，孤山及望都故城三處相近。」〉還兵攻汲。彗星復見西方〈正義復，扶富反。見，行見反。〉十六日。夏太后死。〈索隱莊襄王所生母。　正義子楚母也。〉

始皇八年

八年，王弟長安君成蟜〈正義蟜音紀兆反。成蟜者，長安君名也，號爲長安君。〉將軍擊趙，反，〈正義將，如字。將猶領也。又子匠反。〉死屯留，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，漢屯留，留吁國也。」〉軍吏皆斬死，遷其民於臨洮。〈索隱臨洮在隴西。　正義臨洮水，故名臨洮。洮州在隴右，去京千五百五十一里。言屯留之民被成蟜略眾共反，故遷之於臨洮郡也。〉將軍壁死，〈正義壁，邊覓反。言成蟜自殺壁壘之內。〉卒屯留、蒲鶗反，戮其屍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鶗，一作『鶗』。屯留，蒲鶗，皆地名也。壁于此地時，士卒死者皆戮其屍。」　索隱高誘云屯留，上黨之縣名。謂成蟜爲將軍而反。秦兵擊之，而蟜壁於屯留而死。屯留、蒲鶗二邑之反卒雖死，猶皆戮其屍。鶗，古「鸐」字。　正義卒，子忽反。鶗音高，注同。蒲，鶗，皆地名。〉河魚大上，〈索隱謂河水溢，魚大上平地，亦言遭水害也。即《漢書》五行志劉向所謂「豕蟲之孽」。明年，嫪毐誅。魚，陰類，小人象。　正義始皇八年，黃河之魚西上入渭。渭，渭水也。《漢書》五行志云「魚者陰類，臣民之象也」。十七年，滅韓。

二十六年，盡并天下。自滅韓至并天下，蓋十年矣。周本紀云「十年，數之紀也。天之所棄，不過其紀」。明關東後屬秦，其象類先見也。〉輕車重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無此『重』字。」〉馬東就食。〈索隱言河魚大上，秦人皆輕車重馬，並就食於東。言往河旁食魚也。一云，河魚大上爲災，人遂東就食，皆輕車重馬而去。〉

嫪毐〈索隱嫪，姓；毐，字。按：《漢書》嫪氏出邯鄲。王劭云「賈侍中說秦始皇母予嫪毐淫坐誅，故世人罵淫曰『嫪毐』也」。　正義上躬虬反，下酷改反。〉封爲長信侯。予之山陽地，〈正義予音與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山陽故城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太行山東南。」〉令毐居之。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。事無小大皆決於毐。又以河西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河，一作『汾』。」〉太原郡更爲毐國。

始皇九年

九年，彗星見，或竟天。攻魏垣、蒲陽。〈{{{1}}}〉四月，上宿雍。〈集解蔡邕曰：「上者，尊位所在也。」駰案：司馬遷記事，當言「帝」則依違但言「上」，不敢媟言，尊尊之意也。〉己酉，王冠，帶劍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年二十二。」　正義冠音灌。《禮記》云年二十而冠。按：年二十一也。〉長信侯毐作亂而覺，矯王御璽〈集解蔡邕曰：「御者，進也。凡衣服加於身，飲食入於口，妃妾接於寢，皆曰御。御之親愛者曰幸。璽者，印信也。天子璽白玉螭虎鈕。古者尊卑共之。月令曰『固封璽』，《左傳》曰『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』，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。」衞宏曰：「秦以前，民皆以金玉爲印，龍虎鈕，唯其所好。秦以來，天子獨以印稱璽，又獨以玉，羣臣莫敢用。」　正義崔浩云：「李斯磨和璧作之，漢諸帝世傳服之，謂『傳國璽』。」韋曜《吳書》云璽方四寸，上句交五龍，文曰「受命于天既壽永昌」。《漢書》云文曰「昊天之命皇帝壽昌」。按：二文不同。《漢書》元后傳云王莽令王舜逼太后取璽，王太后怒，投地，其角小缺。吳志云孫堅入洛，埽除漢陵廟，軍於甄官井得璽，後歸魏。晉懷帝永嘉五年六月，帝蒙塵平陽，璽入前趙劉聰。至東晉成帝咸和四年，石勒滅前趙，得璽。穆帝永和八年，石勒爲慕容俊滅，濮陽太守戴施入鄴，得璽，使何融送晉。傳宋，宋傳南齊，南齊傳梁。梁傳至天正二年，侯景破梁，至廣陵，北齊將辛術定廣陵，得璽，送北齊。至周建德六年正月，平北齊，璽入周。周傳隋，隋傳唐也。〉及太后璽以發縣卒〈正義子忽反，下同。〉及衞卒、官騎、戎翟君公、舍人，將欲攻蘄年宮爲亂。〈集解《地理志》蘄年宮在雍。　正義蘄，巨衣反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蘄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。」〉王知之，令相國昌平君、昌文君發卒攻毐。〈索隱昌平君，楚之公子，立以爲相，後徙於郢，項燕立爲荊王，史失其名。昌文君名亦不知也。〉戰咸陽，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咸陽故城亦

名渭城，在雍州北五里，今咸陽縣東十五里。秦孝公已下並都此城。始皇鑄金人十二於咸陽，即此也。」〉斬首數百，皆拜爵，及宦者皆在戰中，亦拜爵一級。毐等敗走。即令國中：有生得毐，賜錢百萬；殺之，五十萬。盡得毐等。衛尉竭、〈集解《漢書百官表》曰：「衛尉，秦官。」〉內史肆、佐弋竭、〈集解《漢書百官表》曰：「秦時少府有佐弋，漢武帝改爲佽飛，掌弋射者。」　正義弋音翊。〉中大夫令齊等〈正義令，力政反。中大夫令，秦官也。齊，名也。〉二十人皆梟首。〈集解縣首於木上曰梟。　正義梟，古堯反。懸首於木上曰梟。〉車裂以徇，滅其宗。〈正義說苑云：「秦始皇太后不謹，幸郎嫪毐，始皇取毐四支車裂之，取兩弟撲殺之，取太后遷之咸陽宮。下令曰：『以太后事諫者，戮而殺之，蒺藜其脊。』諫而死者二十七人。茅焦乃上說曰：『齊客茅焦，願以太后事諫。』皇帝曰：『走告若，不見闕下積死人耶？』使者問焦。焦曰：『陛下車裂假父，有嫉妬之心；囊撲兩弟，有不慈之名；遷母咸陽，有不孝之行；蒺藜諫士，有桀紂之治。天下聞之，盡瓦解，無向秦者。』王乃自迎太后歸咸陽，立茅焦爲傅，又爵之上卿。」《括地志》云：「茅焦，滄州人也。」〉及其舍人，輕者爲鬼薪。〈集解應劭曰：「取薪給宗廟爲鬼薪也。」如淳曰：「律說鬼薪作三歲。」　正義言毐舍人罪重者已刑戮，輕者罰徒役三歲。〉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，家房陵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房陵即今房州房陵縣，古楚漢中郡地也。是巴蜀之境。《地理志》云房陵縣屬漢中郡，在益州部，接東南一千三百一十里也。」〉（四）〔是〕月寒凍，有死者。〈正義四月建巳之月，孟夏寒凍，民有死者，以秦法酷急，則天應之而史書之。故《尚書》洪範「急常寒若」，孔注云「君行急則常寒順之」。〉楊端和攻衍氏。〈索隱端和，秦將。衍氏，魏邑。　正義衍，羊善反。在鄭州。〉彗星見西方，又見北方，從斗以南八十日。

始皇十年

十年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甲子。」〉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。桓齮爲將軍。齊、趙來置酒。齊人茅焦說秦王曰：「秦方以天下爲事，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，恐諸侯聞之，由此倍秦也。」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，〈集解說苑曰：「始皇帝立茅焦爲傅，又爵之上卿。太后大喜，曰『天下亢直，使敗復成，安秦社稷，使妾母子復相見者，茅君之力也』。」〉復居甘泉宮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表云咸陽南宮也。」〉

大索，逐客，李斯上書說，乃止逐客令。李斯因說秦王，請先取韓以恐他國，於是使斯下韓。韓王患之。與韓非謀弱秦。大梁人尉繚來，說秦王曰：「以秦之彊，諸侯譬如郡縣之君，臣但恐諸侯合從，翕而出不意，此乃智伯、夫差、湣王之所以亡也。願大王毋

愛財物，賂其豪臣，以亂其謀，不過亡三十萬金，則諸侯可盡。」秦王從其計，見尉繚亢禮，衣服食飲與繚同。繚曰：「秦王爲人，蜂準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蜂，一作『隆』。」　正義蜂，孚逢反。準，章允反。蜂，蠆也。高鼻也。文穎曰：「準，鼻也。」〉長目，摯鳥膺，〈正義鷙鳥，鶻。膺突向前，其性悍勇。〉豺聲，少恩而虎狼心，居約易出人下，〈正義易，以豉反。言始皇居儉約之時易以謙卑。〉得志亦輕食人。〈正義言始皇得天下之志，亦輕易而啖食於人。〉我布衣，然見我常身自下我。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，天下皆爲虜矣。不可與久游。」乃亡去。秦王覺，固止，以爲秦國尉，〈正義若漢太尉、大將軍之比也。〉卒用其計策。而李斯用事。

始皇十一年

十一年，王翦、桓齮、楊端和攻鄴，取九城。王翦攻閼與、橑楊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橑音老，在并州。」　正義漢表在清河。《十三州志》云：「橑陽，上黨西北百八十里也。」〉皆并爲一軍。翦將十八日，軍歸斗食以下，〈集解《漢書百官表》曰：「百石以下，有斗食，佐史之秩。」　正義一曰得斗粟爲料。〉什推二人從軍〈索隱言王翦爲將，諸軍中皆歸斗食以下，無功佐史，什中唯推擇二人令從軍耳。〉取鄴安陽，桓齮將。

始皇十二年

十二年，文信侯不韋死，竊葬。〈索隱按：不韋飲鴆死，其賓客數千人竊共葬於洛陽北芒山。〉其舍人臨者，晉人也逐出之；〈正義臨，力禁反，臨哭也。若是三晉之人，逐出令歸也。〉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，遷；〈正義上音時掌反。若是秦人哭臨者，奪其官爵，遷移於房陵。〉五百石以下不臨，遷，勿奪爵。〈正義若是秦人不哭臨不韋者，不奪官爵，亦遷移於房陵。〉自今以來，操國事不道如嫪毐、不韋者籍其門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文』。」　索隱謂藉沒其一門皆爲徒隸，後並視此爲常故也。　正義籍錄其子孫，禁不得仕宦。〉視此。秋，復嫪毐舍人遷蜀者。當是之時，天下大旱，六月至八月乃雨。

始皇十三年

十三年，桓齮攻趙平陽，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。」又云：「平陽，戰國時屬韓，後屬趙。」〉殺趙將扈輒，〈正義扈音戶。輒，張獵反，趙之將軍。〉斬首十萬。王之河南。正月，彗星見東方。十月，桓齮攻趙。

始皇十四年

十四年，攻趙軍於平陽，取宜安，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宜安故城在常山藁城縣西南二十五里也。」〉破之，殺其將軍。桓齮定平陽、武城。〈正義即貝州武城縣外城是也。七國時趙邑。〉韓非使秦，秦用李斯謀，留非，非死雲陽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八十里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。」〉韓王請爲臣。

始皇十五年

十五年，大興兵，一軍至鄴，一軍至太原，取狼孟。〈集解《地理志》太原有狼孟縣。〉地動。

始皇十六年

十六年九月，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〈正義假，格雅反。守音狩。〉騰。初令男子書年。魏獻地於秦。秦置麗邑。〈正義麗，力知反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雍州新豐縣，本周時驪戎邑。《左傳》云晉獻公伐驪戎，杜注云在京兆新豐縣，其後秦滅之以爲邑。」〉

始皇十七年

十七年，內史騰攻韓，得韓王安，盡納其地，〈正義韓王安之九年，秦盡滅之。〉以其地爲郡，命曰潁川。地動。華陽太后卒。民大饑。

始皇十八年

十八年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巴郡出大人，長二十五丈六尺。」〉大興兵攻趙，王翦將上地，〈正義上郡上縣，今綏州等是也。〉下井陘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山名，在常山。今爲縣。音刑。」〉端和將河內，羌瘣〈正義胡罪反。〉伐趙，端和圍邯鄲城。

始皇十九年

十九年，王翦、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，得趙王。〈索隱趙王遷也。　正義趙幽繆王遷八

年，秦取趙地至平陽。平陽在貝州歷亭縣界。遷王於房陵。〉引兵欲攻燕，屯中山。秦王之邯鄲，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，皆阬之。秦王還，從太原、上郡歸。始皇帝母太后崩。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，自立爲代王，東與燕合兵，軍上谷。大饑。

始皇二十年

二十年，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，恐，使荊軻刺秦王。秦王覺之，體解〈正義紀買反。〉軻以徇，而使王翦、辛勝攻燕。燕、代發兵擊秦軍，秦軍破燕易水之西。

始皇二十一年

二十一年，王賁〈正義音奔。〉攻（薊）〔荊〕。乃益發卒詣王翦軍，遂破燕太子軍，取燕薊城，得太子丹之首。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。〈正義王，于放反。〉王翦謝病老歸。新鄭反。昌平君徙於郢。大雨雪，〈正義雨，于遇反。〉深二尺五寸。

始皇二十二年

二十二年，王賁攻魏，引河溝灌大梁，大梁城壞，其王請降，〈索隱魏王假也。〉盡取其地。

始皇二十三年

二十三年，秦王復召王翦，彊起之，使將擊荊。〈正義秦號楚爲荊者，以莊襄王名子楚，諱之，故言荊也。〉取陳以南至平輿，〈集解《地理志》汝南有平輿縣。　正義輿音餘。平輿，豫州縣也。〉虜荊王。〈索隱荊王負芻也。楚稱荊者，以避莊襄王諱，故易之也。〉秦王游至郢陳。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荊王，反秦於淮南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淮，一作『江』。」　正義昌平也。楚淮北之地盡入於秦。〉

始皇二十四年

二十四年，王翦、蒙武攻荊，破荊軍，昌平君死，項燕遂自殺。

始皇二十五年

二十五年，大興兵，使王賁將，攻燕遼東，得燕王喜。〈正義燕王喜之五十三年，燕亡。〉還攻代，虜代王嘉。王翦遂定荊江南地；〈正義言王翦遂平定楚及江南地，降越君，置爲會稽郡。〉降越君，〈正義降，閑江反。楚威王已滅〔越〕，其餘自稱君長，今降秦。〉置會稽郡。五月，天下大酺。〈正義服虔曰：「酺音蒲。」文穎曰：「酺，《周禮》族師掌春秋祭酺，爲人物災害之神。」蘇林曰：「陳留俗，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酺。」　正義天下歡樂大飲酒也。秦既平韓、趙、魏、燕、楚五國，故天下大酺也。〉

始皇二十六年

二十六年，齊王建與其相后勝〈正義音升，齊相姓名。〉發兵守其西界，不通秦。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，得齊王建。〈索隱六國皆滅也。十七年得韓王安，十九年得趙王遷，二十二年魏王假降，二十三年虜荊王負芻，二十五年得燕王喜，二十六年得齊王建。　正義齊王建之三十四年，齊國亡。〉

秦初并天下，令丞相、御史曰：〈正義令，力政反。乃今之赦令、赦書。〉「異日韓王納地效璽，〈正義效猶至見。〉請爲藩臣，已而倍約，與趙、魏合從畔秦，故興兵誅之，虜其王。寡人以爲善，庶幾息兵革。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，故歸其質子。〈正義質音致。〉已而倍盟，反我太原，故興兵誅之，得其王。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，故舉兵擊滅之。魏王始約服入秦，已而與韓、趙謀襲秦，秦兵吏誅，遂破之。荊王獻青陽以西，〈集解《漢書》鄒陽傳曰：「越水長沙，還舟青陽。」張晏曰：「青陽，地名。」蘇林曰：「青陽，長沙縣是也。」〉已而畔約，擊我南郡，故發兵誅，得其王，遂定其荊地。燕王昏亂，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爲賊，兵吏誅，滅其國。齊王用后勝計，絕秦使，欲爲亂，兵吏誅，虜其王，平齊地。寡人以眇眇之身，興兵誅暴亂，賴宗廟之靈，六王咸伏其辜，天下大定。今名號不更，無以稱成功，傳後世。其議帝號。」丞相綰、御史大夫劫、〈集解《漢書百官表》曰：「御史大夫，秦官。」應劭曰：「侍御史之率，故稱大夫也。」　索隱綰姓王。劫姓馮。〉廷尉斯等〈集解《漢書百官表》曰：「廷尉，秦官。」應劭曰：「聽獄必質諸朝廷，與眾共之，兵獄同制，故稱廷尉。」〉皆曰：「昔者五帝地方千里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，天子不能制。今陛下〈集解蔡邕曰：「陛，階也，所由升堂也。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，以戒不虞。謂之『陛下』者，羣臣與天子言，不敢指斥，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，因卑達尊之意也。上書亦如之。」〉興義兵，誅殘賊，平定天下，海內爲郡縣，〈正義郡，人所羣聚也。〉法令由一統，自上古以來未嘗有，五帝所不及。臣等謹與博士議曰：〈集解《漢書百官表》曰：「博士，秦官，掌

通古今。」〉『古有天皇，有地皇，有泰皇，〈索隱按：天皇、地皇之下即云泰皇，當人皇也。而《封禪書》云「昔者太帝使素女鼓瑟而悲」，蓋三皇已前稱泰皇。一云泰皇，太昊也。〉泰皇最貴。』臣等昧死上尊號，王爲『泰皇』。命爲『制』，令爲『詔』，〈集解蔡邕曰：「制書，帝者制度之命也，其文曰『制』。詔，詔書。詔，告也。」正義令音力政反。制詔三代無文，秦始有之。〉天子自稱曰『朕』。」〈集解蔡邕曰：「朕，我也。古者上下共稱之，貴賤不嫌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。皋陶與舜言『朕言惠，可底行』。屈原曰『朕皇考』。至秦，然後天子獨以爲稱。漢因而不改。」〉王曰：「去『泰』，〈正義去音丘呂反。〉著『皇』，采上古『帝』位號，號曰『皇帝』。他如議。」制曰：「可。」〈集解蔡邕曰：「羣臣有所奏，請尚書令奏之，下有司曰『制』，天子答之曰『可』。」〉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。〈集解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，亦放此也。〉制曰：「朕聞太古有號毋謚，中古有號，死而以行爲謚。如此，則子議父，臣議君也，甚無謂，朕弗取焉。自今已來，除《謚法》。〈集解《謚法》，周公所作。〉朕爲始皇帝。後世以計數，〈正義色主反。〉二世三世至于萬世，傳之無窮。」

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，〈集解鄭玄曰：「音亭傳。」　索隱音張戀反。傳，次也。謂五行之德始終相次也。《漢書郊祀志》曰：「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，始皇采用。」〉以爲周得火德，秦代周德，從所不勝。〈正義勝，申證反。秦以周爲火德。能滅火者水也，故稱從其所不勝於秦。〉方今水德之始，〈索隱《封禪書》曰秦文公獲黑龍，以爲水瑞，秦始皇帝因自謂爲水德也。〉改年始，朝賀皆自十月朔。〈正義周以建子之月爲正，秦以建亥之月爲正，故其年始用十月而朝賀。〉衣服旄旌節旗〈正義旌音精。旄音毛。旗音其。周《禮》云：「析羽爲旌，熊虎爲旗。」旌節者，編毛爲之，以象竹節，《漢書》云「蘇武執節在匈奴牧羊，節毛盡落」是也。韋昭云：「節者，山國用人節，澤國用龍節，皆以金爲之。道路以旌節，門關用符節，都鄙用管節，皆用竹爲之。」〉皆上黑。〈正義以水德屬北方，故上黑。〉數以六爲紀，符、法冠皆六寸，而輿六尺，六尺爲步，乘六馬。〈集解張晏曰：「水，北方，黑，終數六，故以六寸爲符，六尺爲步。」瓚曰：「水數六，故以六爲名。」譙周曰：「步以人足爲數，非獨秦制然。」索隱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爲步。譙周以爲步以人足，非獨秦制。又按：《禮記》王制曰「古者八尺爲步」，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，步之尺數亦不同。〉更名河曰德水，以爲水德之始。剛毅戾深，事皆決於法，刻削毋仁恩和義，然後合五德之數。〈索隱水主陰，陰刑殺，故急法刻削，以合五德之數。〉於是急法，久者不赦。

丞相綰等言：「諸侯初破，燕、齊、荊地遠，不爲〈正義于僞反。〉置王，毋以填之。請立諸子，唯上幸許。」始皇下其議於羣臣，羣臣皆以爲便。廷尉李斯議曰：「周文武

所封子弟同姓甚眾，然後屬疏遠，相攻擊如仇讎，諸侯更相誅伐，周天子弗能禁止。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，皆爲郡縣，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，甚足易制。天下無異意，〈正義易音以職反。〉則安寧之術也。置諸侯不便。」始皇曰：「天下共苦戰鬬不休，以有侯王。賴宗廟，天下初定，又復立國，是樹兵也，而求其寧息，豈不難哉！廷尉議是。」

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，〈集解三十六郡者，三川、河東、南陽、南郡、九江、郯郡、會稽、潁川、碭郡、泗水、薛郡、東郡、琅邪、齊郡、上谷、漁陽、右北平、遼西、遼東、代郡、鉅鹿、邯鄲、上黨、太原、雲中、九原、鴈門、上郡、隴西、北地、漢中、巴郡、蜀郡、黔中、長沙凡三十五，與內史爲三十六郡。　正義風俗通云：「周制天子方千里，分爲百縣，縣有四郡，故《左傳》云上大夫受縣，下大夫受郡。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也。」〉郡置守、尉、監。〈集解《漢書百官表》曰：「秦郡守掌治其郡；有丞、尉，掌佐守典武職甲卒；監御史掌監郡。」〉更名民曰「黔首」。〈集解應劭曰：「黔亦黎，黑也。」〉大酺。收天下兵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古者以銅爲兵。」〉聚之咸陽，銷以爲鍾鐻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音巨。」〉金人十二，重各千石，〈索隱按：二十六年，有長人見于臨洮，故銷兵器，鑄而象之。謝承《後漢書》「銅人，翁仲，翁仲其名也」。三輔舊事「銅人十二，各重三十四萬斤。漢代在長樂宮門前」。董卓壞其十爲錢，餘二猶在。石季龍徙之鄴，苻堅又徙長安而銷之也。　正義《漢書》五行志云：「二十六年，有大人長五丈，足履六尺，皆夷狄服，凡十二人，見于臨洮，故銷兵器，鑄而象之。」謝承《後漢書》云：「銅人，翁仲其名也。」三輔舊事云：「聚天下兵器，鑄銅人十二，各重二十四萬斤。漢世在長樂宮門。」魏志董卓傳云：「椎破銅人十及鍾鐻，以鑄小錢。」《關中記》云：「董卓壞銅人，餘二枚，徙清門裏。魏明帝欲將詣洛，載到霸城，重不可致。後石季龍徙之鄴，苻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。」英雄記云：「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，至董卓而銅人毀也。」〉置廷宮中。一法度衡石丈尺。車同軌。書同文字。地東至海暨朝鮮，〈正義暨，其記反。朝音潮。鮮音仙。海謂渤海南至揚、蘇、台等州之東海也。暨，及也。東北朝鮮國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高驪治平壤城，本漢樂浪郡王險城，即古朝鮮也。」〉西至臨洮、羌中，〈正義洮，吐高反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臨洮郡即今洮州，亦古西羌之地，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羌中。從臨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，並古諸羌地也。」〉南至北嚮戶，〈集解吳都賦曰：「開北戶以向日。」劉逵曰：「日南之北戶，猶日北之南戶也。」〉北據河爲塞，並陰山至遼東。〈集解《地理志》西河有陰山縣。　正義塞，先代反。並，白浪反。謂靈、夏、勝等州之北黃河。陰山在朔州北塞外。從河傍陰山，東至遼東，築長城爲北界。〉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。諸廟及章臺、上林皆在渭南。秦每破諸侯，寫放其宮室，作之咸陽北阪上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

長安西北，漢武時別名渭城。」　正義今咸陽縣北阪上。〉南臨渭，自雍門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高陵縣。」　正義今岐州雍縣東。〉以東至涇、渭，殿屋複道周閣相屬。〈正義複音福。屬，之欲反。廟記云：「北至九嵕、甘泉，南至長楊、五柞，東至河，西至汧渭之交，東西八百里，離宮別館相望屬也。木衣綈繡，土被朱紫，宮人不徙。窮年忘歸，猶不能遍也。」〉所得諸侯美人鍾鼓，以充入之。〈正義三輔舊事云：「始皇表河以爲秦東門，表汧以爲秦西門，表中外殿觀百四十五，後宮列女萬餘人，氣上衝于天。」〉

始皇二十七年

二十七年，始皇巡隴西、北地，〈正義隴西，今隴右；北地，今寧州也。〉出雞頭山，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，在京西南九百六十里。酈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。《後漢書》隗囂傳云『王莽塞雞頭』，即此也。」按：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笄頭山，在京西北八百里，黃帝雞山之所。〉過回中。〈集解應劭曰：「回中在安定高平。」孟康曰：「回中在北地。」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。」言始皇欲西巡隴西之北，從咸陽向西北出寧州，西南行至成州，出雞頭山，東還，過岐州回中宮。〉焉作信宮渭南，已更命信宮爲極廟，象天極。〈索隱爲宮廟象天極，故曰極廟。《天官書》曰「中宮曰天極」是也。〉自極廟道通酈山，作甘泉前殿。築甬道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築垣牆如街巷。」　正義築音竹。甬音勇。應劭云：「謂於馳道外築牆，天子於中行，外人不見。」〉自咸陽屬之。是歲，賜爵一級。治馳道。〈集解應劭曰：「馳道，天子道也，道若今之中道然。」《漢書》賈山傳曰：「秦爲馳道於天下，東窮燕齊，南極吳楚，江湖之上，濱海之觀畢至。道廣五十步，三丈而樹，厚築其外，隱以金椎，樹以青松。」〉

始皇二十八年

二十八年，始皇東行郡縣，上鄒嶧山。〈集解韋昭曰：「鄒，魯縣，山在其北。」　正義上，時掌反。鄒，側留反。嶧音亦。國系云：「邾嶧山亦名鄒山，在兗州鄒縣南三十二里。魯穆公改『邾』作『鄒』，其山遂從『邑』變。山北去黃河三百餘里。」〉立石，與魯諸儒生議，刻石頌秦德，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。〈正義晉太康地記云：「爲壇於太山以祭天，示增高也。爲墠於梁父以祭地，示增廣也。祭尚玄酒而俎魚。墠皆廣長十二丈。壇高三尺，階三等，而樹石太山之上，高三丈一尺，廣三尺，秦之刻石云。」〉乃遂上泰山，〈正義泰山一曰岱宗，東嶽也，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。《山海經》云：

「泰山，其上多玉，其下多石。」郭璞云：「從泰山下至山頭，百四十八里三百步。」道書福地記云：「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，周迴二千里。多芝草玉石，長津甘泉，仙人室。又有地獄六，曰鬼神之府，從西上，下有洞天，周迴三千里，鬼神考謫之府。」〉立石，封，祠祀。〈集解服虔曰：「增天之高，歸功於天。」張晏曰：「天高不可及，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，冀近神靈也。」瓚曰：「積土爲封。謂負土於泰山上，爲壇而祭之。」〉下，風雨暴至，休於樹下，因封其樹爲五大夫。〈正義封，一作「復」，音福。〉禪梁父。〈集解服虔曰：「禪，闡廣土地也。」瓚曰：「古者聖王封泰山，禪亭亭或梁父，皆泰山下小山。除地爲墠，祭於梁父。後改『墠』曰『禪』。」正義父音甫。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。〉刻所立石，其辭曰：〈索隱其詞每三句爲韻，凡十二韻。下之罘、碣石、會稽三銘皆然。〉

皇帝臨位，作制明法，臣下脩飭。〈正義飭音勅。〉二十有六年，初并天下，罔不賓服。親巡遠方黎民，登茲泰山，周覽東極。從臣思迹，〈正義從，財用反。〉本原事業，祗誦功德。〈正義祗音脂。〉治道運行，諸產得宜，皆有法式。大義休明，垂于後世，順承勿革。皇帝躬聖，既平天下，不懈於治。夙興夜寐，建設長利，〈正義長，直良反。〉專隆教誨。訓經宣達，遠近畢理，咸承聖志。貴賤分明，男女禮順，慎遵職事。昭隔內外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隔，一作『融』。」〉靡不清淨，施于後嗣。化及無窮，遵奉遺詔，永承重戒。

於是乃並勃海以東，〈正義並，白浪反。勃作「渤」，蒲忽反。〉過黃、腄，〈集解《地理志》東萊有黃縣、腄縣。　正義腄，逐瑞反。字或作「陲」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黃縣故城在萊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，古萊子國也。牟平縣城在黃縣南百三十里。《十三州志》云牟平縣古腄縣也。」〉窮成山，登之罘，〈集解《地理志》之罘山在腄縣。　正義罘音浮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。成山在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。」窮猶登極也。《封禪書》云：「八神，五曰陽主；祠之罘；七曰日主，祠成山，成山斗入海。」又云：「之罘山在海中。文登縣，古腄縣也。」〉立石頌秦德焉而去。

南登琅邪，〈集解今兗州東沂州、密州，即古琅邪也。〉大樂之，留三月。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，〈集解《地理志》越王句踐嘗治琅邪縣，起臺館。　索隱《山海經》琅邪臺在渤海閒。蓋海畔有山，形如臺，在琅邪，故曰琅邪臺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邪臺，越王句踐觀臺也。臺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。吳越春秋云：『越王句踐二十五年，徙都琅邪，立觀臺以望東海，遂號令秦、晉、齊、楚，以尊輔周室，歃血盟。』即句踐起臺處。」《括地志》云：「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

四十里。始皇立層臺於山上，謂之琅邪臺，孤立眾山之上。秦王樂之，留三月，立石山上，頌秦德也。」〉復十二歲。〈正義復音福。復三萬戶徙臺下者。〉作琅邪臺，〈正義今琅邪臺。〉立石刻，頌秦德，明得意。曰：〈索隱二句爲韻。〉

維二十八年，皇帝作始。端平法度，萬物之紀。以明人事，合同父子。聖智仁義，顯白道理。東撫東土，以省卒士。〈正義省，山井反。卒，子忽反。〉事已大畢，乃臨于海。皇帝之功，勤勞本事。上農除末，黔首是富。普天之下，摶心揖志。〈索隱摶，古「專」字。《左傳》云：「如琴瑟之摶壹。」揖音集。〉器械一量，〈正義內成曰器，甲冑兜鍪之屬。外成曰械，戈矛弓戟之屬。壹量者，同度量也。〉同書文字。日月所照，舟輿所載。皆終其命，莫不得意。應時動事，是維皇帝。匡飭異俗，陵水經地。〈正義陵作「凌」，猶歷也。經，界也。〉憂恤黔首，朝夕不懈。除疑定法，咸知所辟。〈正義音避。〉方伯分職，諸治經易。〈正義易音以豉反。言方伯分職治，所理常在平易。〉舉錯必當，莫不如畫。〈正義畫音戶卦反。謂政理齊整，分明若畫，無邪惡。〉皇帝之明，臨察四方。尊卑貴賤，不踰次行。〈正義音胡郎反。〉姦邪不容，皆務貞良。細大盡力，莫敢怠荒。遠邇辟隱，〈正義辟，匹亦反。〉專務肅莊。端直敦忠，事業有常。皇帝之德，存定四極。誅亂除害，興利致福。節事以時，諸產繁殖。黔首安寧，不用兵革。〈正義協韻音棘。〉六親相保，終無寇賊。驩欣奉教，盡知法式。六合之內，皇帝之土。西涉流沙，〈正義解見夏紀。〉南盡北戶。東有東海，北過大夏。〈索隱協韻音戶。下「無不臣者」音渚。「澤及牛馬」音姥。　正義杜預云：「大夏，太原晉陽縣。」按：在今并州，「遷實沈於大夏，主參」，即此也。〉人迹所至，無不臣者。功蓋五帝，澤及牛馬。莫不受德，各安其宇。

維秦王兼有天下，立名爲皇帝，乃撫東土，至于琅邪。列侯〈集解張晏曰：「列侯者，見序列。」〉武城侯王離、列侯通武侯王賁、倫侯〈索隱爵卑於列侯，無封邑者。倫，類也，亦列侯之類。〉建成侯趙亥、倫侯昌武侯成、倫侯武信侯馮毋擇、丞相隗林、〈索隱隗姓，林名。有本作「狀」者，非。顏之推云：「隋開皇初，京師穿地得鑄秤權，有銘，云始皇時量器，丞相隗狀、王綰二人列名，其作『狀』貌之字，時令校寫，親所按驗。」王劭亦云然。斯遠古之證也。　正義隗音五罪反。〉丞相王綰、卿李斯、卿王戊、五大夫趙嬰、五大夫楊樛〈正義音居虬反。〉從，與〈正義上才用反。下音預。言王離以下十人從始皇，咸與始皇議功德於海上，立石於琅邪臺下，十人名字並刻頌。〉議於海上。〈正義此頌前後序兩句爲韻，此三句爲韻。〉曰：「古之帝者，地不過千里，〈正義過音戈。千里謂王畿。〉諸侯各守其封域，或朝或否，相侵暴亂，殘伐不止，猶刻金石，以自爲紀。古之五帝三王，知教不同，法度不明，假威鬼神，〈正義言五帝、三王假借鬼神之威，以欺服遠方之民，若葸弘之比也。〉以欺遠方，實不稱名，〈正義

稱，尺證反。〉故不久長。其身未歿，諸侯倍叛，法令不行。今皇帝并一海內，以爲郡縣，天下和平。昭明宗廟，體道行德，尊號大成。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，刻于金石，以爲表經。」

既已，齊人徐市等上書，言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〈正義《漢書郊祀志》云：「此三神山者，其傳在渤海中，去人不遠，蓋曾有至者，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。其物禽獸盡白，而黃金白銀爲宮闕。未至，望之如雲；及至，三神山乃居水下；臨之，患且至，風輒引船而去，終莫能至云。世主莫不甘心焉。」〉僊人居之。請得齋戒，與童男女求之。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，入海求僊人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亶洲在東海中，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入海求仙人，止在此州，共數萬家。至今洲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。吳人外國圖云亶洲去琅邪萬里。」〉

始皇還，過彭城，〈正義彭城，徐州所理縣也。州東外城，古之彭國也。《搜神記》云陸終弟三子曰籛鏗，封於彭，爲商伯。外傳云殷末，滅彭祖氏。〉齋戒禱祠，欲出周鼎泗水。使千人沒水求之，弗得。乃西南渡淮水，之衡山、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衡山，一名岣嶁山，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。」岣音苟。嶁音樓。〉南郡。〈正義今荊州也。言欲向衡山，即西北過南郡，入武關至咸陽。〉浮江，至湘山祠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，舜二妃之神。二妃冢在湘陰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。盛弘之荊州記云青草湖南有青草山，湖因山名焉。《列女傳》云舜陟方，死於蒼梧。二妃死於江湘之閒，因葬焉。」按：湘山者，乃青草山。山近湘水，廟在山南，故言湘山祠。〉逢大風，幾不得渡。上問博士曰：「湘君何神？」博士對曰：「聞之，堯女，舜之妻，而葬此。」〈索隱《列女傳》亦以湘君爲堯女。按：楚詞九歌有湘君、湘夫人。夫人是堯女，則湘君當是舜。今此文以湘君爲堯女，是總而言之。〉於是始皇大怒，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，赭其山。〈正義赭音者。〉上自南郡由武關歸。〈集解應劭曰：「武關，秦南關，通南陽。」文穎曰：「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弘農界。」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，春秋時少習也。杜預云少習。商縣武關也。」〉

始皇二十九年

二十九年，始皇東游。至陽武博狼沙中，〈集解《地理志》河南陽武縣有博狼沙。　正義狼音浪。〉爲盜所驚。求弗得，乃令天下大索十日。

登之罘，刻石。其辭曰：〈索隱三句爲韻，凡十二韻。〉

維二十九年，時在中春，〈正義中音仲。古者帝王巡狩，常以中月。〉陽和方起。皇帝東游，巡登之罘，臨照于海。從臣嘉觀，〈正義從，才用反。觀音琯。〉原念休烈，追誦本始。大聖作治，建定法度，顯箸綱紀。外教諸侯，光施文惠，明以義理。六國回辟，〈正義必亦反。〉貪戾無厭，〈正義於廉反。〉虐殺不已。皇帝哀眾，遂發討師，奮揚武德。義誅信行，威燀旁達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燀，充善反。」〉莫不賓服。烹滅彊暴，振救黔首，周定四極。普施明法，經緯天下，永爲儀則。大矣哉！宇縣之中，〈集解宇，宇宙。縣，赤縣。〉承順聖意。〈索隱協韻音憶。〉羣臣誦功，請刻于石，表垂于常式。

其東觀曰：

維二十九年，皇帝春游，覽省遠方。逮于海隅，遂登之罘，昭臨朝陽。觀望廣麗，從臣咸念，原道至明。聖法初興，清理疆內，外誅暴彊。武威旁暢，振動四極，禽滅六王。闡并天下，辠害絕息，永偃戎兵。皇帝明德，經理宇內，視聽不怠。〈索隱怠，協旗、疑韻，音銅綦反。故《國語》范蠡曰「得時不怠，時不再來」，亦以怠與臺爲韻。〉作立大義，昭設備器，咸有章旗。職臣遵分，各知所行，事無嫌疑。黔首改化，遠邇同度，臨古絕尤。常職既定，後嗣循業，長承聖治。羣臣嘉德，祗誦聖烈，請刻之罘。

旋，遂之琅邪，道上黨入。〈索隱道猶從也。〉

始皇三十年

三十年，無事。

始皇三十一年

三十一年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使黔首自實田也。」〉十二月，更名臘曰「嘉平」。〈集解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：「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，盈曾祖父濛，乃於華山之中，乘雲駕龍，白日升天。先是其邑謠歌曰『神仙得者茅初成，駕龍上升入泰清，時下玄洲戲赤城，繼世而往在我盈，帝若學之臘嘉平』。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，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，勸帝求長生之術。於是始皇欣然，乃有尋仙之志，因改臘曰『嘉平』。」　索隱廣雅曰：「夏曰『清祀』，殷曰『嘉平』，周曰『大蜡』，亦曰『臘』，秦更曰『嘉平』。」蓋

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。道書茅濛字初成，今此云「茅濛初成」者爲神仙之道，其意失也。蓋由裴氏所引不明，或後人增益「濛」字，遂令七言之詞有衍爾。〉賜黔首里六石米，二羊。始皇爲微行咸陽，〈集解張晏曰：「若微賤之所爲，故曰微行也。」〉與武士四人俱，夜出逢盜蘭池，〈集解《地理志》渭城縣有蘭池宮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蘭池陂即古之蘭池，在咸陽縣界。秦記云『始皇都長安，引渭水爲池，築爲蓬、瀛，刻石爲鯨，長二百丈』。逢盜之處也。」〉見窘，武士擊殺盜，關中大索二十日。米石千六百。

始皇三十二年

三十二年，始皇之碣石，使燕人盧生求羨門、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古仙人。」〉高誓。〈正義亦古仙人。〉刻碣石門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盟』。」〉壞城郭，決通隄防。其辭曰：〈正義此一頌三句爲韻。〉

遂興師旅，誅戮無道，爲逆滅息。武殄暴逆，文復無罪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復，一作『優』。」　正義復音福。言秦以武力能殄息暴逆，以文訓道令無罪失，故復除之。〉庶心咸服。惠論功勞，賞及牛馬，恩肥土域。皇帝奮威，德并諸侯，初一泰平。墮壞城郭，〈正義墮音許規反。壞音怪。墮，毀也。壞，坼也。言始皇毀坼關東諸侯舊城郭也。夫自頹曰壞，音戶怪反。〉決通川防，夷去險阻。地勢既定，黎庶無繇，〈正義音遙。〉天下咸撫。男樂其疇，女修其業，事各有序。惠被諸產，久並來田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久，一作『分』。」〉莫不安所。羣臣誦烈，請刻此石，垂著儀矩。

因使韓終、侯公、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。始皇巡北邊，從上郡入。燕人盧生使〈正義音所吏反。〉入海還，以鬼神事，因奏錄圖書，曰「亡秦者胡也」。〈集解鄭玄曰：「胡，胡亥，秦二世名也。秦見圖書，不知此爲人名，反備北胡。」〉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，略取河南地。〈正義今靈、夏、勝等州，秦略取之。〉

始皇三十三年

三十三年，發諸嘗逋亡人、贅壻、〈集解瓚曰：「贅，謂居窮有子，使就其婦家爲贅壻。」〉賈人略取陸梁地，〈索隱謂南方之人，其性陸梁，故曰陸梁。　正義嶺南人多處山陸，其性強梁，故曰陸梁。〉爲桂林、〈集解韋昭曰：「今鬱林是也。」〉象郡、〈集解韋昭曰：「今日南。」〉南海，〈正義即廣州南海縣。〉以適遣戍。〈集解徐廣曰：

「五十萬人守五嶺。」　正義適音直革反。戍，守也。廣州記云：「五嶺者，大庾、始安、臨賀、揭楊、桂陽。」《輿地志》云：「一曰臺嶺，亦名塞上，今名大庾；二曰騎田；三曰都龐；四曰萌諸；五曰越嶺。」〉西北斥逐匈奴。自榆中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金城。」〉並河以東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並音傍。傍，依也。」〉屬之陰山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五原北。」　正義屬，之欲反。按：五原，今勝州也。〉以爲（三）〔四〕十四縣，城河上爲塞。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、〈正義高闕，山名，在五原北。兩山相對若闕，甚高，故言高闕。〉（陶）〔陽〕山、北假中，〈集解晉灼曰：「王莽傳云『五原北假，膏壤殖穀』。北假，地名也。」　索隱高闕，山名；北假，地名。近五原。正義酈元《注水經》云：「黃河逕河目縣故城西，縣在北假中。」北假，地名也。按：河目縣屬勝州，今名河北。《漢書地理志》云屬五原郡。〉築亭障以逐戎人。徙謫，實之初縣。〈索隱徙有罪而謫之，以實初縣，即上「自榆中屬陰山，以爲三十四縣」是也。故漢七科謫亦因於秦。〉禁不得祠。明星出西方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皇甫謐云彗星見。」〉

始皇三十四年

三十四年，適治獄吏不直者，築長城及南越地。〈正義謂戍五嶺，是南方越地。〉

始皇置酒咸陽宮，博士七十人前爲壽。僕射〈集解《漢書百官表》曰：「僕射，秦官。古者重武，官有主射以督課之。」應劭曰：「僕，主也。」　正義射音夜。〉周青臣進頌曰：「他時秦地不過千里，賴陛下神靈明聖，平定海內，放逐蠻夷，日月所照，莫不賓服。以諸侯爲郡縣，人人自安樂，無戰爭之患，傳之萬世。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。」始皇悅。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：「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，封子弟功臣，自爲枝輔。今陛下有海內，而子弟爲匹夫，卒有田常、六卿之臣，無輔拂，〈正義蒲筆反。〉何以相救哉？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，非所聞也。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，非忠臣。」始皇下其議。丞相李斯曰：「五帝不相復，三代不相襲，各以治，非其相反，時變異也。今陛下創大業，建萬世之功，固非愚儒所知。且越言乃三代之事，何足法也？異時諸侯並爭，厚招游學。今天下已定，法令出一，百姓當家則力農工，士則學習法令辟禁。〈正義令，力性反。辟音避。〉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，以非當世，惑亂黔首。丞相臣斯昧死言：古者天下散亂，莫之能一，是以諸侯並作，語皆道古以害今，飾虛言以亂實，人善其所私學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私，一作『知』。」〉以非上之所建立。今皇帝并有天下，別黑白而定一尊。私學而相與非法教，人聞令下，則各以其學議之，入則心非，出則巷議，夸主以爲名，〈正義夸，口瓜反。〉異取以爲高，率羣下以造謗。如此弗禁，則主勢降

乎上，黨與成乎下。禁之便。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。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詩、書、百家語者，悉詣守、尉雜燒之。有敢偶語詩書者弃市。〈集解應劭曰：「禁民聚語，畏其謗己。」　正義偶，對也。〉以古非今者族。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燒，黥爲城旦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律說『論決爲髡鉗，輸邊築長城，晝日伺寇虜，夜暮築長城』。城旦，四歲刑。」〉所不去者，醫藥卜筮種樹之書。若欲有學法令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無『法令』二字。」〉以吏爲師。」制曰：「可。」

始皇三十五年

三十五年，除道，道九原〈集解《地理志》五原郡有九原縣。〉抵雲陽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表云道九原，通甘泉。」〉塹山堙谷，直通之。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，先王之宮廷小，吾聞周文王都豐，武王都鎬，豐鎬之閒，帝王之都也。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。先作前殿阿房，〈正義房，白郎反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秦阿房宮亦曰阿城，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一十四里。」按：宮在上林苑中，雍州郭城西南面，即阿房宮城東面也。顏師古云「阿，近也。以其去咸陽近，且號阿房」。〉東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，上可以坐萬人，下可以建五丈旗。〈索隱此以其形名宮也，言其宮四阿旁廣也，故云下可建五丈之旗也。阿房，後爲宮名。　正義三輔舊事云：「阿房宮東西三里，南北五百步，庭中可受萬人。又鑄銅人十二於宮前。阿房宮以慈石爲門，阿房宮之北闕門也。」〉周馳爲閣道，自殿下直抵南山。表南山之顛以爲闕。爲復道，自阿房渡渭，屬之咸陽，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。〈索隱謂爲複道，渡渭屬咸陽，象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也。常考《天官書》曰「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，曰閣道」。〉阿房宮未成；成，欲更擇令名名之。作宮阿房，故天下謂之阿房宮。隱宮〈正義餘刑見於市朝。宮刑，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，故曰隱宮，下蠶室是。〉徒刑者七十餘萬人，乃分作阿房宮，或作麗山。發北山石椁，乃寫蜀、荊地材皆至。關中計宮三百，關外四百餘。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，以爲秦東門。因徙三萬家麗邑，〈正義麗音離。〉五萬家雲陽，皆復不事十歲。

盧生說始皇曰：「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，類物有害之者。方中，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，惡鬼辟，真人至。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，則害於神。真人者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熱，〈正義而說反。〉陵雲氣，與天地久長。今上治天下，未能恬淡。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，然后不死之藥殆可得也。」於是始皇曰：「吾慕真人，自謂『真人』，不稱『朕』。」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，帷帳鍾鼓美人充之，各案署不移徙。行所幸，有言其處者，罪死。始皇帝幸梁山宮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好畤。」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俗名望宮山，在雍州好畤縣西十二里，北去梁山九里。秦始皇（

起）〔紀〕『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，弗善』，即此山也。」〉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，弗善也。中人或告丞相，丞相後損車騎。始皇怒曰：「此中人泄吾語。」案問莫服。當是時，詔捕諸時在旁者，皆殺之。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。聽事，羣臣受決事，悉於咸陽宮。

侯生、〈集解說苑曰：「韓客侯生也。」〉盧生相與謀曰：「始皇爲人，天性剛戾自用，起諸侯，并天下，意得欲從，以爲自古莫及己。專任獄吏，獄吏得親幸。博士雖七十人，特備員弗用。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，倚辦於上。上樂以刑殺爲威，〈正義樂，五孝反。〉天下畏罪持祿，莫敢盡忠。上不聞過而日驕，下懾伏謾欺以取容。秦法，不得兼方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『并力』。」　正義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，令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齊，試不驗，輒賜死。言法酷。〉不驗，輒死。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，皆良士，畏忌諱諛，不敢端言其過。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，上至以衡石量書，〈集解石百二十斤。　正義衡，秤衡也。言表牋奏請，秤取一石，日夜有程期，不滿不休息。〉日夜有呈，不中呈〈正義中，竹仲反。〉不得休息。貪於權勢至如此，未可爲求仙藥。」於是乃亡去。始皇聞亡，乃大怒曰：「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。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，欲以興太平，方士欲練以求奇藥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『欲以練求』。」〉今聞韓眾〈正義音終。〉去不報，徐市等費以巨萬計，終不得藥，徒姦利相告日聞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閒』。」〉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，今乃誹謗我，以重吾不德也。諸生在咸陽者，吾使人廉問，或爲訞言以亂黔首。」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，諸生傳相告引，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，皆阬之咸陽，使天下知之，以懲後。益發謫徙邊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表云徙於北河、榆中，耐徙三處。拜爵一級。」〉始皇長子扶蘇諫曰：「天下初定，遠方黔首未集，諸生皆誦法孔子，今上皆重法繩之，臣恐天下不安。唯上察之。」始皇怒，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，秦之上郡城也。」〉

始皇三十六年

三十六年，熒惑守心。有墜星下東郡，至地爲石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表云石晝隕。」〉黔首或刻其石曰「始皇帝死而地分」。始皇聞之，遣御史逐問，莫服，盡取石旁居人誅之，因燔銷其石。始皇不樂，使博士爲仙真人詩，及行所游天下，傳令〈正義傳，逐戀反。令，力呈反。〉樂人誦弦之。秋，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，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平舒故城在華州華陰縣西北六里。水經注云『渭水又東經平舒北，城枕渭濱，半破淪水，南面通衢。昔秦之將亡也，江神送璧於華陰平舒道，即其處也』。」〉有人持璧遮使者曰：「爲吾遺滈池君。」〈集解服虔曰：「水神也。」張晏曰：「武王居鎬，

鎬池君則武王也。武王伐商，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，今亦可伐也。」孟康曰：「長安西南有滈池。」　索隱按：服虔云水神，是也。江神以璧遺滈池之神，告始皇之將終也。且秦水德王，故其君將亡，水神先自相告也。　正義遺，庾季反。滈，湖老反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滈水源出雍州長安縣西北滈池。酈元《注水經》云『滈水承滈池，北流入渭』。今按：滈池水流入來通渠，蓋酈元誤矣。」張晏云：「武王居滈，滈池君則武王也。伐商，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，今武王可伐矣。」〉因言曰：「今年祖龍死。」〈集解蘇林曰：「祖，始也。龍，人君象。謂始皇也。」服虔曰：「龍，人之先象也，言王亦人之先也。」應劭曰：「祖，人之先。龍，君之象。」〉使者問其故，因忽不見，置其璧去。使者奉璧具以聞。始皇默然良久，曰：「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。」退言曰：「祖龍者，人之先也。」使御府視璧，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。於是始皇卜之，卦得游徙吉。遷北河榆中三萬家。〈正義謂北河勝州也。榆中即今勝州榆林縣也。言徙三萬家以應卜卦游徙吉也。〉拜爵一級。

始皇三十七年

三十七年十月癸丑，始皇出游。左丞相斯從，右丞相去疾守。少子胡亥愛慕請從，上許之。十一月，行至雲夢，望祀虞舜於九疑山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一百里。《皇覽冢墓記》云舜冢在零陵郡營浦縣九疑山。」言始皇至雲夢，望祭虞舜於九疑山也。〉浮江下，觀籍柯，渡海渚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舒州同安縣東。」按：舒州在江中，疑「海」字誤，即此州也。〉過丹陽，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，秦兼并天下，以爲鄣郡也。」〉至錢唐。〈正義錢唐，今杭州縣。〉臨浙江，〈集解晉灼曰：「其流東至會稽山陰而西折，故稱浙。音折。」〉水波惡，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蓋在餘杭也。顧夷曰『餘杭者，秦始皇至會稽經此，立爲縣』。」〉上會稽，祭大禹，〈正義上音上掌反。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。〉望于南海，而立石刻〈索隱望于南海而刻石。三句爲韻，凡二十四韻。〉頌秦德。其文曰：〈正義此二頌三句爲韻。其碑見在會稽山上。其文及書皆李斯，其字四寸，畫如小指，圓鐫。今文字整頓，是小篆字。〉

皇帝休烈，平一宇內，德惠脩長。〈索隱脩亦長也，重文耳。王劭按張徽所錄會稽南山秦始皇碑文，「脩」作「攸」。〉三十有七年，親巡天下，周覽遠方。遂登會稽，宣省習俗，黔首齋莊。羣臣誦功，本原事迹，追首高明。〈索隱今檢會稽刻石文「首」字作「道」，雅符人情也。〉秦聖臨國，始定刑名，顯陳舊章。〈正義作「彰」，音章。碑文作「畫璋」也。〉初平法式，審別職任，以立恆常。六王專倍，貪戾慢猛，率眾自彊。

〈正義碑文作「率眾邦強」。〉暴虐恣行，〈正義寒彭反。〉負力而驕，數動甲兵。〈正義數音朔。〉陰通閒使，〈正義閒，紀莧反，又如字。使，所吏反。〉以事合從，〈正義合音閤。從，子容反。〉行爲辟方。〈正義行，下孟反。辟，匹亦反。〉內飾詐謀，〈索隱刻石文作「謀詐」。〉外來侵邊，遂起禍殃。義威誅之，殄熄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音息。」〉暴悖，〈正義殄，田典反。暴，白報反。悖音背。〉亂賊滅亡。聖德廣密，六合之中，被澤無疆。皇帝并宇，兼聽萬事，遠近畢清。運理羣物，考驗事實，各載其名。貴賤並通，善否陳前，靡有隱情。飾省宣義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省，一作『非』。」正義飾音式。省，山景反。飾謂文飾也。省，過也。〉有子而嫁，〈正義謂夫死有子，棄之而嫁。〉倍死不貞。防隔內外，禁止淫泆，男女絜誠。夫爲寄豭，〈索隱豭，牡豬也。言夫淫他室，若寄豭之豬也。豭音加。〉殺之無罪，男秉義程。妻爲逃嫁，〈正義謂棄夫而逃嫁於人。〉子不得母，〈正義言妻棄夫逃嫁，子乃失母。〉咸化廉清。大治濯俗，天下承風，蒙被休經。皆遵度軌，和安敦勉，莫不順令。〈正義力呈反。〉黔首脩絜，人樂同則，〈正義樂音岳。〉嘉保太平。後敬奉法，常治無極，輿舟不傾。從臣誦烈，〈正義從音才用反。烈，美也。所隨巡從諸臣，咸誦美，請刻此石。〉請刻此石，光垂休銘。

還過吳，從江乘渡。〈集解《地理志》丹陽有江乘縣。　索隱《地理志》丹陽有江乘縣。正義乘音時升反。江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，本秦舊縣也。渡謂濟渡也。〉並海上，北至琅邪。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，數歲不得，費多，恐譴，乃詐曰：「蓬萊藥可得，然常爲大鮫魚所苦，〈正義鮫音交。苦音苦故反。〉故不得至，願請善射與俱，見則以連弩射之。」始皇夢與海神戰，如人狀。問占夢，博士曰：「水神不可見，以大魚蛟龍爲候。今上禱祠備謹，而有此惡神，當除去，而善神可致。」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，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。自琅邪北至榮成山，〈正義即成山也，在萊州。〉弗見。至之罘，見巨魚，射殺一魚。遂並海西。

至平原津而病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渡河而西。」　正義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，城東有水津焉，後名張公渡，恐此平原郡古津也。《漢書》公孫弘平津侯，亦近此。蓋平津即此津，始皇渡此津而疾。〉始皇惡言死，羣臣莫敢言死事。上病益甚，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：「與喪會咸陽而葬。」書已封，在中車府令趙高〈集解伏儼曰：「主乘輿路車。」〉行符璽事所，未授使者。七月丙寅，始皇崩於沙丘平臺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年五十。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。趙有沙丘宮，在鉅鹿，武靈王之死處。」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。又云平鄉縣東北四十里。」按：始皇崩在沙丘之宮，平臺之中。邢州去京一千六百五十里。〉丞相斯爲上崩在外，〈正義爲，

于僞反。〉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，乃祕之，不發喪。棺載轀涼車中，〈正義棺音館。又古患反。〉故幸宦者參乘，所至上食。百官奏事如故，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。獨子胡亥、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。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，胡亥私幸之。高乃與公子胡亥、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〈正義去，丘呂反。〉賜公子扶蘇者，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，立子胡亥爲太子。更爲書賜公子扶蘇、蒙恬，數以罪，〈正義數音色具反。〉（其）賜死。語具在李斯傳中。行，遂從井陘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常山。」〉抵九原。〈正義抵，丁禮反。抵，至也。從沙丘至勝州三千里。〉會暑，上轀車臭，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，〈正義鮑，白卯反。〉以亂其臭。

行從直道至咸陽，發喪。太子胡亥襲位，爲二世皇帝。九月，葬始皇酈山。始皇初即位，穿治酈山，及并天下，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，穿三泉，下銅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錮』。錮，鑄塞。」　正義顏師古云：「三重之泉，言至水也。」〉而致椁，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。〈正義言冢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，奇器珍怪徙滿冢中。臧，才浪反。〉令匠作機弩矢，有所穿近者輒射之。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，機相灌輸，〈正義灌音館。輸音戍。〉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。以人魚膏爲燭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人魚似鮎，四腳。」　正義廣志云：「鯪魚聲如小兒啼，有四足，形如鱧，可以治牛，出伊水。」異物志云：「人魚似人形，長尺餘。不堪食。皮利於鮫魚，鋸材木入。項上有小穿，氣從中出。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燭，即此魚也。出東海中，今台州有之。」按：今帝王用漆燈冢中，則火不滅。〉度不滅者久之。〈正義度音田洛反。〉二世曰：「先帝後宮非有子者，出焉不宜。」皆令從死，死者甚眾。葬既已下，或言工匠爲機，臧皆知之，臧重即泄。大事畢，已臧，閉中羨，〈正義音延，下同。謂冢中神道。〉下外羨門，盡閉工匠臧者，無復出者。樹草木以象山。〈集解《皇覽》曰：「墳高五十餘丈，周迴五里餘。」　正義《關中記》云：「始皇陵在驪山。泉本北流，障使東西流。有土無石，取大石於渭（山）〔南〕諸山。」《括地志》云：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。」〉

二世元年

二世皇帝元年，年二十一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表云十月戊寅，大赦罪人。」〉趙高爲郎中令，〈集解《漢書百官表》曰：「秦官，掌宮殿門戶。」〉任用事。二世下詔，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。令羣臣議尊始皇廟。羣臣皆頓首言曰：「古者天子七廟，諸侯五，大夫三，雖萬世世不軼毀。〈正義軼，徒結反。〉今始皇爲極廟，四海之內皆獻貢職，增犧牲，禮咸備，毋以加。先王廟或在西雍，〈正義於用反。西雍在咸陽西，

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。又一云西雍，雍西縣也。〉或在咸陽。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。自襄公已下軼毀。所置凡七廟。羣臣以禮進祠，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。皇帝復自稱『朕』。」

二世與趙高謀曰：「朕年少，初即位，黔首未集附。先帝巡行郡縣，以示彊，威服海內。今晏然不巡行，即見弱，毋以臣畜天下。」春，二世東行郡縣，李斯從。到碣石，並海，南至會稽，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，石旁著〈正義丁略反。〉大臣從者名，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：

皇帝曰：「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。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〈正義尺證反。〉始皇帝，其於久遠也〈正義二世言始滅六國，威振古今，自五帝三王未及，既已襲位，而見金石盡刻其頌，不稱始皇成功盛德甚遠矣。〉如後嗣爲之者，不稱成功盛德。」丞相臣斯、臣去疾、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姓馮。」　正義去，丘呂反。〉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：「臣請具刻詔書刻石，因明白矣。臣昧死請。」制曰：「可。」

遂至遼東而還。

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，申法令。乃陰與趙高謀曰：「大臣不服，官吏尚彊，及諸公子必與我爭，爲之柰何？」高曰：「臣固願言而未敢也。先帝之大臣，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，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。今高素小賤，陛下幸稱舉，令在上位，管中事。大臣鞅鞅，特以貌從臣，其心實不服。今上出，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，上以振威天下，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。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，願陛下遂從時毋疑，即羣臣不及謀。明主收舉餘民，賤者貴之，貧者富之，遠者近之，則上下集而國安矣。」二世曰：「善。」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，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，〈索隱逮訓及也。謂連及俱被捕，故云連逮。少，小也。近，近侍之臣。三郎謂中郎、外郎、散郎。　正義《漢書百官表》云有議郎、中郎、散郎，又有左右三將，謂郎中、車郎、戶郎。〉無得立者，而六公子戮死於杜。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，議其罪獨後。二世使使令將閭曰：「公子不臣，罪當死，吏致法焉。」將閭曰：「闕廷之禮，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；廊廟之位，吾未嘗敢失節也；受命應對，吾未嘗敢失辭也。何謂不臣？願聞罪而死。」使者曰：「臣不得與謀，奉書從事。」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，曰：「天乎！吾無罪！」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。宗室振恐。羣臣諫者以爲誹謗，大吏持祿取容，黔首振恐。

四月，二世還至咸陽，曰：「先帝爲咸陽朝廷小，故營阿房宮爲室堂。未就，會上崩，

罷其作者，復土〈正義謂出土爲陵，既成，還復其土，故言復土。〉酈山。酈山事大畢，今釋阿房宮弗就，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。」復作阿房宮。外撫四夷，如始皇計。盡徵其材士〈正義謂材官蹶張之士。〉五萬人爲屯衛咸陽，令教射狗馬禽獸。當食者多，〈正義謂材士及狗馬。〉度不足，下調〈正義度，田洛反。下，行嫁反。調，田弔反。謂下令調斂也。〉郡縣轉輸菽粟芻藁，皆令自齎糧食，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。用法益刻深。

七月，戍卒陳勝〈正義音升。〉等反故荊地，爲「張楚」。〈集解李奇曰：「張大楚國也。」〉勝自立爲楚王，居陳，遣諸將徇地。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，皆殺其守尉令丞反，以應陳涉，相立爲侯王，合從西鄉，名爲伐秦，不可勝數也。謁者〈集解《漢書百官表》曰：「謁者，秦官，掌賓贊受事。」〉使東方來，以反者聞二世。二世怒，下吏。後使者至，上問，對曰：「羣盜，郡守尉方逐捕，今盡得，不足憂。」上悅。武臣自立爲趙王，魏咎爲魏王，田儋〈集解服虔曰：「音負擔。」〉爲齊王。沛公起沛。項梁舉兵會稽郡。

二世二年

二年冬，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戲，弘農湖西界也。」孟康曰：「水名，今戲亭是也。」蘇林曰：「邑名，在新豐東南三十里。」　正義戲音許宜反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戲水源出雍州新豐縣西南驪山。水經注云戲水出驪山馮公谷，東北流。今新豐縣東北十一里戲水當官道，即其處。」〉兵數十萬。二世大驚，與羣臣謀曰：「柰何？」少府章邯曰：〈集解《漢書百官表》曰：「少府，秦官。」應劭曰：「掌山澤陂池之稅，名曰禁錢，以給私養，自別爲藏。少者小也，故稱少府。」　正義邯，胡甘反。〉「盜已至，眾彊，今發近縣不及矣。酈山徒多，請赦之，授兵以擊之。」二世乃大赦天下，使章邯將，擊破周章軍而走，遂殺章曹陽。〈集解晉灼曰：「亭名，在弘農東十三里。魏武帝改曰好陽。」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曹陽故亭一名好陽亭，在陝州桃林縣東南十四里，即章邯殺周文處。」〉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、董翳佐章邯擊盜，殺陳勝城父，〈正義父音甫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城父，亳州所理縣。」〉破項梁定陶，〈正義今曹州定陶縣。〉滅魏咎臨濟。〈正義今齊州縣。〉楚地盜名將已死，章邯乃北渡河，擊趙王歇等於鉅鹿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邢州平鄉縣城，本鉅鹿，〔王〕離圍趙王歇即此城。」〉

趙高說二世曰：「先帝臨制天下久，故羣臣不敢爲非，進邪說。今陛下富於春秋，初即

位，柰何與公卿廷決事？事即有誤，示羣臣短也。天子稱朕，固不聞聲。」〈索隱一作「固聞聲」。言天子常處禁中，臣下屬望，纔有兆朕，聞其聲耳，不見其形也。〉於是二世常居禁中，〈集解蔡邕曰：「禁中者，門戶有禁，非侍御者不得入，故曰禁中。」〉與高決諸事。其後公卿希得朝見，盜賊益多，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。右丞相去疾、左丞相斯、將軍馮劫進諫曰：「關東羣盜並起，秦發兵誅擊，所殺亡甚眾，然猶不止。盜多，皆以戍漕轉作事苦，賦稅大也。請且止阿房宮作者，減省〈正義上色反。〉四邊戍轉。」二世曰：「吾聞之韓子曰：『堯舜采椽不刮，〈索隱采，木名。刮音括。〉茅茨不翦，飯土塯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呂靜云飯器謂之簋。」　索隱如字，一音鏤。一作「簋」。〉啜土形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土形，飯器之屬，瓦器也。」　索隱飯器，以瓦爲之。〉雖監門之養，〈正義以讓反。〉不殼於此。〈索隱謂監門之卒。養即卒也，有厮養卒。殼音學，謂盡也。又占學反。　正義又苦角反。《爾雅》云：「殼，盡也。」言堯舜采椽不刮，茅茨不翦，飯土塯，啜土形，雖監守門之人，供養亦不盡此之疏陋也。〉禹鑿龍門，通大夏，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大夏，今并州晉陽及汾、絳等州是。昔高辛氏子實沈居之，西近河。」言禹鑿龍門，河水道，得大通，并州之地不壅溢也。〉決河亭水，〈正義亭，平也。又云「決亭壅之水。」〉放之海，身自持築臿，〈正義臿音初洽反，築牆杵也。臿，鍬也。《爾雅》云：「鍬謂之臿。」〉脛毋毛，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。』〈正義烈，美也。言臣虜之勞，猶不美於此矣。又烈，酷也。禹鑿龍門，通大夏，道決黃河洪水放之海，身持鍬杵，使膝脛無毛，賤臣奴虜之勤勞，不酷烈於此辛苦矣。〉凡所爲貴有天下者，得肆意極欲，主重〈正義直拱反。〉明法，下不敢爲非，以制御海內矣。夫虞、夏之主，貴爲天子，親處窮苦之實，以徇百姓，尚何於法？朕尊萬乘，毋其實，吾欲造千乘之駕，萬乘之屬，充吾號名。且先帝起諸侯，兼天下，天下已定，外攘四夷以安邊竟，〈正義音境。〉作宮室以章得意，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。今朕即位二年之間，羣盜並起，君不能禁，又欲罷先帝之所爲，是上毋以報先帝，次不爲朕盡忠力，〈正義爲，于僞反。〉何以在位？」下去疾、斯、劫吏，案責他罪。去疾、劫曰：「將相不辱。」自殺。斯卒囚，〈正義卒，子律反。囚，在由反。謂禁錮也。〉就五刑。

二世三年

三年，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，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。冬，趙高爲丞相，竟案李斯殺之。夏，章邯等戰數卻，二世使人讓邯，邯恐，使長史欣請事。趙高弗見，又弗信。欣恐，亡去，高使人捕追不及。欣見邯曰：「趙高用事於中，將軍有功亦誅，無功亦誅。」項羽急擊秦軍，虜王離，邯等遂以兵降諸侯。八月己亥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卯』

。」〉趙高欲爲亂，恐羣臣不聽，乃先設驗，持鹿獻於二世，曰：「馬也。」二世笑曰：「丞相誤邪？謂鹿爲馬。」問左右，左右或默，或言馬以阿順趙高。或言鹿（者），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。後羣臣皆畏高。

高前數言「關東盜毋能爲也」，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，章邯等軍數卻，上書請益助，燕、趙、齊、楚、韓、魏皆立爲王，自關以東，大氐〈正義丁禮反。氐猶略。〉盡畔秦吏應諸侯，諸侯咸率其眾西鄉。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，使人私於高，高恐二世怒，誅及其身，乃謝病不朝見。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，殺之，心不樂，怪問占夢。卜曰：「涇水爲祟。」〈正義雖遂反。〉二世乃齋於望夷宮，〈集解張晏曰：「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。臨涇水作之，以望北夷。」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秦望夷宮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。張晏云臨涇水作之，望北夷。」〉欲祠涇，沈四白馬。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。高懼，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、其弟趙成謀曰：「上不聽諫，今事急，欲歸禍於吾宗。吾欲易置上，更立公子嬰。子嬰仁儉，百姓皆載其言。」使郎中令爲內應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郎中令趙成。」〉詐爲有大賊，令樂召吏發卒，追劫樂母置高舍。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，縛衛令僕射，曰：「賊入此，何不止？」衛令曰：「周廬設卒甚謹，〈集解西京賦曰：「徼道外周，千廬內傅。」薛綜曰：「士傅宮外，內爲廬舍，晝則巡行非常，夜則警備不虞。」〉安得賊敢入宮？」樂遂斬衛令，直將吏入，行射，郎宦者大驚，或走或格，格者輒死，死者數十人。郎中令與樂俱入，射上幄坐幃。二世怒，召左右，左右皆惶擾不鬬。旁有宦者一人，侍不敢去。二世入內，謂曰：「公何不蚤告我？乃至於此！」宦者曰：「臣不敢言，故得全。使臣蚤言，皆已誅，安得至今？」閻樂前即二世數曰：「足下驕恣，〈集解蔡邕曰：「羣臣士庶相與言，曰殿下、閣下、足下、侍者、執事，皆謙類。」〉誅殺無道，天下共畔足下，足下其自爲計。」二世曰：「丞相可得見否？」樂曰：「不可。」二世曰：「吾願得一郡爲王。」弗許。又曰：「願爲萬戶侯。」弗許。曰：「願與妻子爲黔首，比諸公子。」閻樂曰：「臣受命於丞相，爲天下誅足下，足下雖多言，臣不敢報。」麾其兵進。二世自殺。

閻樂歸報趙高，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，告以誅二世之狀。曰：「秦故王國，始皇君天下，故稱帝。今六國復自立，秦地益小，乃以空名爲帝，不可。宜爲王如故，便。」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。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。令子嬰齋，當廟見，受王璽。齋五日，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：「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，恐羣臣誅之，乃詳以義立我。〈集解詳音羊。〉我聞趙高乃與楚約，滅秦宗室而王關中。今使我齋見廟，此欲因廟中殺我。我稱病不行，丞相必自來，來則殺之。」高使人請子嬰數輩，子嬰不行，高果自

往，曰：「宗廟重事，王柰何不行？」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，三族高家以徇咸陽。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，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，遂至霸上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霸水上地名，在長安東三十里。古名滋水，秦穆公更名霸水。」〉使人約降子嬰。子嬰即係頸以組，白馬素車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組者，天子黼也。係頸者，言欲自殺。素車白馬，喪人之服也。」〉奉天子璽符，降軹道旁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霸陵。」駰案：蘇林曰「亭名，在長安東十三里」。〉沛公遂入咸陽，封宮室府庫，還軍霸上。居月餘，諸侯兵至，項籍爲從長，〈索隱謂合關東爲從長也。〉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。遂屠咸陽，燒其宮室，虜其子女，收其珍寶貨財，諸侯共分之。滅秦之後，各分其地爲三，名曰雍王、塞王、翟王，號曰三秦。項羽爲西楚霸王，主命分天下王諸侯，秦竟滅矣。後五年，天下定於漢。

太史公曰：秦之先伯翳，嘗有勳於唐虞之際，受土賜姓。及殷夏之間微散。至周之衰，秦興，邑于西垂。自繆公以來，稍蠶食諸侯，竟成始皇。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，地廣三王，而羞與之侔。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！曰：

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，繕津關，據險塞，修甲兵而守之。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，奮臂大呼，不用弓戟之兵，鉏櫌白梃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櫌，田器，音憂。」　索隱徐以櫌爲田器，非也。孟康以櫌爲鉏柄，蓋得其近也。〉望屋而食，〈索隱言其兵蠶食天下，不裹糧而行。〉橫行天下。〈索隱謂輕前敵，不部伍旅進也。舞陽侯曰「橫行匈奴中」是也。〉秦人阻險不守，關梁不闔，長戟不刺，彊弩不射。楚師深入，戰於鴻門，曾無藩籬之艱。於是山東大擾，諸侯並起，豪俊相立。〈集解駰案：鶡冠子曰「德萬人者謂之俊，德千人者謂之豪，德百人者謂之英」。　索隱謂武臣、田儋、魏豹之屬。〉秦使章邯將而東征，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於外，〈索隱此評失也。章邯之降，由趙高用事，不信任軍將，一則恐誅，二則楚兵既盛，王離見虜，遂以兵降耳。非三軍要市於外以求封明矣。要，平聲。〉以謀其上。羣臣之不信，可見於此矣。子嬰立，遂不寤。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，僅得中佐，山東雖亂，秦之地可全而有，宗廟之祀未當絕也。

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，四塞之國也。自繆公以來，至於秦王，二十餘君，常爲諸侯雄。豈世世賢哉？其勢居然也。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。當此之世，賢智並列，良將行其師，賢相通其謀，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，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，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。豈勇力智慧不足哉？形不利，勢不便也。秦小邑并大城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大，一作『小』。」〉守險塞而軍，高壘毋戰，閉關據阨，荷戟而守之。諸侯起於匹夫，以利合，非有素王之行也。其交未親，其下未附，名爲亡秦，其實利之也。彼見秦阻之難犯

也，必退師。安土息民，〈索隱賈誼書「安」作「案」。〉以待其敝，收弱扶罷，以令大國之君，不患不得意於海內。貴爲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而身爲禽者，其救敗非也。

秦王足己不問，遂過而不變。二世受之，因而不改，暴虐以重禍。子嬰孤立無親，危弱無輔。三主惑而終身不悟，亡，不亦宜乎？當此時也，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，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，秦俗多忌諱之禁，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。故使天下之士，傾耳而聽，重足而立，拑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，忠臣不敢諫，智士不敢謀，天下已亂，姦不上聞，豈不哀哉！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，故置公卿大夫士，以飾法設刑，而天下治。其彊也，禁暴誅亂而天下服。其弱也，五伯征而諸侯從。其削也，內守外附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，繁法嚴刑而天下振；及其衰也，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。故周五序〈索隱賈誼書「五」作「王」。〉得其道，而千餘歲不絕。秦本末並失，故不長久。由此觀之，安危之統相去遠矣。野諺曰「前事之不忘，後事之師也」。是以君子爲國，觀之上古，驗之當世，參以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審權勢之宜，去就有序，變化有時，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。

秦孝公據殽函之固，擁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而窺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〈索隱按：春秋緯曰諸侯冰散席卷也。〉包舉宇內，囊括四海之意，〈集解張晏曰：「括，結囊也。言其能包含天下。」　索隱注同。〉并吞八荒之心。當是時，商君佐之，〈索隱商君，衛公孫鞅，仕秦爲左庶長，遂爲秦制法，孝公致霸，封之於商，號商君。〉內立法度，務耕織，修守戰之備，外連衡而鬬諸侯，〈索隱《戰國策》曰：「蘇秦亦爲秦連衡。」高誘曰：「合關東從通之秦，故曰連衡也。」〉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孝公既沒，惠王、武王蒙故業，因遺冊，南兼漢中，西舉巴、蜀，東割膏腴之地，收要害之郡。諸侯恐懼，會盟而謀弱秦，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從締交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締，結也。」〉相與爲一。當是時，齊有孟嘗，趙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知而忠信，寬厚而愛人，尊賢重士，約從離衡，〈索隱言孟嘗等四君皆爲其國共相約結爲從，以離散秦之橫。〉并韓、魏、燕、楚、齊、趙、宋、衞、中山之眾。於是六國之士〈索隱六國者，韓、魏、趙、燕、齊、楚是也。與秦爲七國，亦謂之七雄。又六國與宋、衞、中山爲九國。其三國蓋微，又前亡。〉有寧越、徐尚、蘇秦、杜赫之屬爲之謀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越，一作『經』。或自別有此人，不必甯越也。」　索隱寧越，趙人，賈誼作「甯越」。徐尚，未詳。蘇秦，東周洛陽人。呂氏春秋「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」，高誘曰「杜赫，周人也」。〉齊明、周最、陳軫、昭滑、樓緩、翟景、蘇厲、樂毅之徒通其意，〈索隱《戰國策》齊明，東周

臣，後仕秦、楚及韓。周最，周之公子，亦仕秦。陳軫，夏人，亦仕秦。昭滑，楚人。樓緩，魏文侯弟，所謂樓子也。蘇厲，秦之弟，仕齊。樂毅本齊臣，入燕，燕昭王以客禮待之，以爲亞卿。翟景，未詳也。〉吳起、孫臏、帶佗、兒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頗、趙奢之朋制其兵。〈索隱吳起，衞人，事魏文侯爲將。孫臏，孫武之後也。呂氏春秋曰「王廖貴先，兒良貴後」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。田忌，齊將也。廉頗，趙將也。趙奢亦趙之將。〉常以十倍之地，百萬之眾，叩關而攻秦。秦人開關延敵，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。秦無亡矢遺鏃之費，而天下諸侯已困矣。於是從散約解，爭割地而奉秦。秦有餘力而制其敝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萬，流血漂鹵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鹵，楯也。」〉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河山，彊國請服，弱國入朝。延及孝文王、莊襄王，享國日淺，國家無事。

及至秦王，續六世之餘烈，〈集解張晏曰：「孝公、惠文王、武王、昭王、孝文王、莊襄王。」〉振長策而御宇內，吞二周而亡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執棰拊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拊，拍也，音府。一作『槁朴』。」　索隱賈本論作「槁朴」。〉以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越有百邑。」〉以爲桂林、象郡，百越之君俛首係頸，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，卻匈奴七百餘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，士不敢彎弓而報怨。於是廢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。墮名城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壞堅城，恐人復阻以害己也。」〉殺豪俊，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，銷鋒鑄鏑，以爲金人十二，以弱黔首之民。然後斬華爲城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斬，一作『踐』。」駰案：服虔曰「斷華山爲城」。　索隱斬，亦作「踐」，亦出賈本論。又崔浩云：「踐，登也。」〉因河爲津，據億丈之城，臨不測之谿以爲固。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，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何猶問也。」　索隱崔浩云：「何或爲『呵』。」漢舊儀：「宿衞郎官分五夜誰呵，呵夜行者誰也。」何呵字同。〉天下以定。秦王之心，自以爲關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〈索隱金城，言其實且堅也。韓子曰「雖有金城湯池」，《漢書》張良亦曰「關中所謂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國。」〉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。

秦王既沒，餘威振於殊俗。陳涉，甕牖繩樞之子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以繩係戶樞也。」孟康曰：「瓦甕爲窻也。」〉甿隸之人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甿，古『氓』字。氓，民也。」〉而遷徙之徒，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賢，陶朱、猗頓之富，躡足行伍之間，而倔起什伯之中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首出十長百長之中。」如淳曰：「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。」〉率罷散之卒，將數百之眾，而轉攻秦。斬木爲兵，揭竿爲旗，天下雲集響應，贏糧而景從，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。

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殽函之固自若也。〈集解韋昭曰：「殽謂二殽。函，函谷關也。」〉陳涉之位，非尊於齊、楚、燕、趙、韓、魏、宋、衞、中山之君；鉏耰棘矜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以鉏柄及棘作矛槿也。」如淳曰：「耰椎，塊椎也。」〉非銛於句戟長鎩也；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銛，一作『銛』。」駰案：如淳曰「長刃矛也」。又曰「鉤戟似矛，刃下有鐵，橫方上鉤曲也」。鎩音所拜反。〉適戍之眾，非抗於九國之師；深謀遠慮，行軍用兵之道，非及鄉時之士也。然而成敗異變，功業相反也。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『絜東』之『絜』。」〉比權量力，則不可同年而語矣。然秦以區區之地，千乘之權，招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餘年矣。然后以六合爲家，殽函爲宮，一夫作難而七廟墮，身死人手，爲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。

秦并海內，兼諸侯，南面稱帝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本有此篇，無前者『秦孝公』已下，而又以『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』繼此末也。」　索隱按：賈誼過秦論以「孝公」已下爲上篇，「秦兼并諸侯山東三十餘郡」爲下篇。鄒誕生云「太史公刪賈誼過秦篇著此論，富其義而省其辭。褚先生增續既已混殽，而世俗小智不唯刪省之旨，合寫本論於此，故不同也。今頗亦不可分別」。〉以養四海，天下之士斐然鄉風，若是者何也？曰：近古之無王者久矣。周室卑微，五霸既歿，令不行於天下，是以諸侯力政，彊侵弱，眾暴寡，兵革不休，士民罷敝。今秦南面而王天下，是上有天子也。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，莫不虛心而仰上，當此之時，守威定功，安危之本在於此矣。

秦王懷貪鄙之心，行自奮之智，不信功臣，不親士民，廢王道，立私權，禁文書而酷刑法，先詐力而後仁義，以暴虐爲天下始。夫并兼者高詐力，安定者貴順權，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。秦離戰國而王天下，其道不易，其政不改，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〔無〕異也。孤獨而有之，故其亡可立而待。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，並殷周之迹，以制御其政，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，名號顯美，功業長久。

今秦二世立，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。夫寒者利裋褐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短』，小襦也，音豎。」　索隱趙岐曰：「褐以毛毳織之，若馬衣。或以褐編衣也。」裋，一音豎。謂褐布豎裁，爲勞役之衣，短而且狹，故謂之短褐，亦曰豎褐。〉而飢者甘糟糠，天下之嗷嗷，新主之資也。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。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，而任忠賢，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，縞素而正先帝之過，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，虛囹圄而免刑戮，除去收帑汙穢之罪，使各反其鄉里，發倉廩，散財幣，以振孤獨窮困之士，輕賦少事，以佐百姓之急，約法省刑以持其後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，更節修行，

各慎其身，塞萬民之望，而以威德與天下，天下集矣。即四海之內，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，唯恐有變，雖有狡猾之民，無離上之心，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，而暴亂之姦止矣。二世不行此術，而重之以無道，壞宗廟與民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無此上五字。」〉更始作阿房宮，繁刑嚴誅，吏治刻深，賞罰不當，賦斂無度，天下多事，吏弗能紀，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。然後姦僞並起，而上下相遁，蒙罪者眾，刑戮相望於道，而天下苦之。自君卿以下至于眾庶，人懷自危之心，親處窮苦之實，咸不安其位，故易動也。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，不藉公侯之尊，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，其民危也。故先王見始終之變，知存亡之機，是以牧民之道，務在安之而已。天下雖有逆行之臣，必無響應之助矣。故曰「安民可與行義，而危民易與爲非」，此之謂也。貴爲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身不免於戮殺者，正傾非也。是二世之過也。

襄公立，享國十二年。初爲西畤。葬西垂。〈索隱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，皆當據秦紀爲說，與正史小有不同，今取異說重列於後。襄公，秦仲孫，莊公子，救周，周始命爲諸侯。初爲西畤，祠白帝。立十三年，葬西土。〉生文公。

文公立，居西垂宮。五十年死，葬西垂。〈索隱作鄜畤，又作陳寶祠。〉生靜公。

靜公不享國而死。生憲公。

憲公享國十二年，居西新邑。死，葬衙。〈集解《地理志》云馮翊有衙縣。　索隱憲公滅蕩社，居新邑，葬衙。本紀憲公徙居平陽，葬西山。〉生武公、德公、出子。

出子享國六年，居西陵。〈索隱一云居西陂，葬衙。本紀不云。〉庶長弗忌、威累、參父三人，率賊賊出子鄙衍，葬衙。武公立。

武公享國二十年。居平陽封宮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居平封宮。」〉葬宣陽聚東南。〈索隱紀云葬平陽，初以人從死。〉三庶長伏其罪。德公立。

德公享國二年。居雍大鄭宮。生宣公、成公、繆公。葬陽。初伏，以御蠱。〈索隱二年初伏。本紀此已下居葬絕不言也。〉

宣公享國十二年。居陽宮。葬陽。〈索隱四年，作密畤。〉初志閏月。

成公享國四年，居雍之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之，一作『走』。」〉宮。葬陽。齊伐山戎、孤竹。

繆公享國三十九年。天子致霸。葬雍。繆公學著人。〈索隱著音宁，又音貯，著即宁也。門屏之間曰宁，謂學於宁門之人。故《詩》云「俟我於著乎而」是也。〉生康公。

康公享國十二年。居雍高寢。葬坁社。生共公。

共公享國五年，居雍高寢。葬康公南。生桓公。

桓公享國二十七年。居雍太寢。葬義里丘北。生景公。〈索隱一作「僖公」。《系本》云名后伯車。〉

景公享國四十年。居雍高寢，葬丘里南。〈正義丘，一作「二」也。〉生畢公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春秋作『哀公』。」〉

畢公享國三十六年。〈正義一作「三十七年」。〉葬車里北。生夷公。

夷公不享國。死，葬左宮。生惠公。〈正義十年，葬車里。元年，孔子行魯相事。〉

惠公享國十年。葬車里（康景）。生悼公。

悼公享國十五年。〈正義（雍）本紀作「十四年」。〉葬僖公西。城雍。生剌〈正義一作「利」。〉龔公〈索隱一作「厲共公」。〉。

剌龔公享國三十四年。葬入里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人』。」〉生躁公、〈索隱又作「趮公」。　正義十四年，居受寢，葬悼公南也。〉懷公。〈正義四年，葬櫟圉氏。〉其十年，彗星見。

躁公享國十四年。居受寢。葬悼公南。其元年，彗星見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年表云『星晝見』。」〉

懷公從晉來。享國四年。葬櫟圉氏。生靈公。諸臣圍懷公，懷公自殺。

肅靈公，昭子子也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懷公生昭子，昭子生靈公。」　索隱紀年及《系本》無「肅」字。立十年，表同，紀十二年。〉居涇陽。享國十年。葬悼公西。生簡公。

簡公從晉來。享國十五年。葬僖公西。〈索隱按：本紀簡公名悼子，即剌龔公之子，懷公弟也。且紀及《系本》皆以爲然，今此文云「靈公」，謬也。立十六年，葬僖公西。〉生惠公。其七年。百姓初帶劍。

惠公享國十三年。葬陵圉。〈索隱王劭按紀年云「簡公後次敬公，敬公立十三年，乃至惠公」，辭即難憑，時參異說。〉生出公。

出公享國二年。〈索隱《系本》謂「少主」。〉出公自殺，葬雍。

獻公享國二十三年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靈公子。」　索隱《系本》稱「元獻公」。立二十二年，表同，紀二十四年。〉葬嚚圉。生孝公。

孝公享國二十四年。〈索隱本紀十二年。〉葬弟圉。生惠文王。其十三年，始都咸陽。〈正義本紀云「十二年作咸陽，築冀闕」，是十三年始都之。〉

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。〈索隱十九而立。〉葬公陵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。」〉生悼武王。

悼武王享國四年，葬永陵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皇甫謐曰葬畢，今按陵西畢陌。」　索隱《系本》作「武烈王」。十九而立，立三年。本紀四年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，俗名周武王陵，非也。」〉

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。葬茝陽。〈索隱十九年而立，葬芷陵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秦莊襄王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，俗亦謂爲子楚。始皇陵在北，故亦謂爲見子陵。」〉生孝文王。

孝文王享國一年。葬壽陵。生莊襄王。

莊襄王享國三年。葬茝陽。生始皇帝。呂不韋相。

獻公立七年，初行爲市。十年，爲戶籍相伍。

孝公立十六年。時桃李冬華。

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。立二年，初行錢。有新生嬰兒曰「秦且王」。

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。立三年，渭水赤三日。

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。立四年，初爲田開阡陌。

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。

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。立二年，取太原地。莊襄王元年，大赦，脩先王功臣，施德厚骨肉，布惠於民。東周與諸侯謀秦，秦使相國不韋誅之，盡入其國。秦不絕其祀，以陽人地賜周君，奉其祭祀。

始皇享國三十七年。葬酈邑。〈正義酈，力知反。〉生二世皇帝。始皇生十三年而立。

二世皇帝享國三年。葬宜春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秦故胡亥陵在雍州萬年縣南三十四里。」上文「葬以黔首」也。〉趙高爲丞相安武侯。二世生十二年而立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本紀云二十一。」〉

右秦襄公至二世，六百一十歲。〈正義《秦本紀》自襄公至二世，五百七十六年矣。年表自襄公至二世，五百六十一年。三說並不同，未知孰是。〉

孝明皇帝十七年〈正義班固典引云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，詔問班固：「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？」班固上表陳秦過失及賈誼言答之。〉十月十五日乙丑，曰：〈索隱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論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，後人因取其說附之此末。〉

周曆已移，〈正義周初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以五序得其道，故王至三十七，歲至八百六十七。曆數既過，秦并天下，是周曆已移也。〉仁不代母。秦直其位，〈索隱周曆已移，周亡也。仁不代母，謂周得木德，木生火，周爲漢母也。言曆運之道，仁恩之情，

子不代母而王，謂火不代木，言漢不合即代周也。秦值其閏位，得在木火之閒也。此論者之辭也。　正義始皇以爲周火德，秦代周從所不勝，爲水德之始也。按：周木德也，秦水德也。五行之運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。所生者爲母，出者爲子。帝王之次，子代母。秦稱水是母代子，故言若有德之君相代，不母承其子。直音值。言秦并天下稱帝，是秦德值帝王之位。〉呂政殘虐。然以諸侯十三，〈集解始皇初爲秦王，年十三也。　索隱呂政者，始皇名政，是呂不韋幸姬有娠，獻莊襄王而生始皇，故云呂政。〉并兼天下，極情縱欲，養育宗親。三十七年，兵無所不加，制作政令，施於後王。〈正義謂置郡縣，壞井田，開阡陌，不立侯王，始爲伏臘；又置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、奉常、郎中令、僕射、廷尉、典客、宗正、少府、中尉、將作、詹事、水衡都尉、監、守、縣令、丞等，皆施於後王，至于隋、唐矣。〉蓋得聖人之威，河神授圖，〈正義蓋者，疑辭也。言始皇之威，能吞并天下稱帝，疑得聖人之威靈，河神之圖錄。〉據狼、狐，蹈參、伐，佐政驅除，〈正義狼音郎。狼，狐，主弓矢星。《天官書》云參伐主斬艾事。言秦據蹈狼、狐、參、伐之氣，驅滅天下。〉距之〈正義上音巨。之，至也。〉稱始皇。

始皇既歿，胡亥極愚，酈山未畢，復作阿房，以遂前策。云「凡所爲貴有天下者，肆意極欲，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」。誅斯、去疾，任用趙高。痛哉言乎！人頭畜鳴。〈正義畜，許又反。言胡亥人身有頭面，口能言語，不辨好惡，若六畜之鳴。〉不威不伐惡，〈正義此五字爲一句也。〉不篤不虛亡，〈正義言胡亥藉帝王之威器，殘酷暴虐滋己惡，惡既深篤，以至滅亡，豈其虛哉。〉距之不得留，殘虐以促期，雖居形便之國，猶不得存。

子嬰度次得嗣，冠玉冠，〈正義上「冠」音綰。〉佩華紱，〈正義音拂。〉車黃屋，〈集解蔡邕曰：「黃屋者，蓋以黃爲裏。」〉從〈正義才用反。〉百司，謁七廟。小人乘非位，莫不怳忽失守，偷安日日，獨能長念卻慮，父子作權，近取於戶牖之閒，竟誅猾臣，爲〈正義于僞反。〉君討賊。高死之後，賓婚未得盡相勞，餐未及下咽，酒未及濡脣，楚兵已屠關中，真人翔霸上，素車嬰組，奉其符璽，以歸帝者。鄭伯茅旌鸞刀，嚴王退舍。〈集解《公羊傳》曰：「楚莊王伐鄭，鄭伯肉袒，左執茅旌，右執鸞刀，以逆莊王，莊王退舍七里。」何休曰：「茅旌，鸞刀，祭祀宗廟所用也。執宗廟器者，示以宗廟血食自歸。」　正義旌音精。嚴音莊。〉河決不可復壅，魚爛不可復全。〈索隱宋均曰：「言如魚之爛，從內而出。」〉賈誼、司馬遷曰：「向使嬰有庸主之才，僅得中佐，山東雖亂，秦之地可全而有，宗廟之祀未當絕也。」秦之積衰，天下土崩瓦解，〈正義言秦國敗壞，若屋宇崩頹，眾瓦解散也。〉雖有周旦之材，無所復陳其巧，而以責

一日之孤，〈正義日音馹。一日之孤謂子嬰。〉誤哉！俗傳秦始皇起罪惡，胡亥極，得其理矣。復責小子，〈正義亦謂子嬰。〉云秦地可全，所謂不通時變者也。紀季以酅，春秋不名。〈集解春秋曰：「紀季以酅入于齊。」《公羊傳》曰：「何以不名？賢之也。謂設五廟以存姑姊妹也。」　正義酅音戶圭反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，古紀之酅邑。《帝王紀》云周之紀國，姜姓也。紀侯譖齊哀公於周懿王，王烹之。外傳曰紀侯入爲周士。竹《書》云齊襄公滅紀、邴、鄑、郚。」又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邴城在青州臨朐縣東三十里。鄑城在北海縣東北七十里。郚城在密州安丘縣界。」邴音駢。鄑音訾。按：秦始皇起罪惡，胡亥極，得其理。國既崩絕，箕子、比干尚不能存殷，庸主子嬰焉能救秦之敗？以賈誼、史遷不通時變，不如紀季之深識也。季，紀侯少弟，不書名，故曰紀季。〉吾讀秦紀，至於子嬰車裂趙高，未嘗不健其決，憐其志。嬰死生之義備矣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班固典引曰『永平十七年，詔問臣固，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？臣對，賈誼言子嬰得中佐，秦未絕也。此言非是，臣素知之耳』。」〉

索隱述贊六國陵替，二周淪亡。并一天下，號爲始皇。阿房雲構，金狄成行。南遊勒石，東瞰浮梁。滀池見遺，沙丘告喪。二世矯制，趙高是與。詐因指鹿，災生噬虎。子嬰見推，恩報君父。下乏中佐，上乃庸主。欲振頹綱，云誰克補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